

· 让顶级的思想、品味和格调引领着我们超越浮躁、空虚的生活，让睿智、豁达和优雅充溢我们的心灵。

与大师感悟人生

中国卷

· 心灵的保鲜剂 ·

一场与伟大灵魂的精彩邂逅

渴望超越 · 瞻仰伟大 · 汲取智慧

鲁迅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朱自清……

詹衡宇 编选



万卷出版公司
WANJUAN PUBLISHING COMPANY

中國卷

詹衡宇 编著

与大师感悟人生

· 心灵的保鲜剂 ·



万卷出版公司
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

©詹衡宇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与大师感悟人生 (中国卷) / 詹衡宇编. — 沈阳:
万卷出版公司, 2006.2

ISBN 7 - 80601 - 828 - X

I. 与… II. 詹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
IV.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4467 号

出 版 者: 万卷出版公司

地 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 - 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 - 23284448

E - mail: hbzbs@mail.lnpgc.com.cn

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
幅面尺寸: 960mm × 640mm

印 张: 36

字 数: 300 千字

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丁建新

封面设计: 李 勇

版式设计: 李 勇

定价: 45.00 元 (全三册)



前言

人的生命只有一次。然而，失却了方向的盲目劳碌却在日复一日地磨损着我们的梦想和激情，于是我们懈怠了、麻木了，一任珍贵的时光在毫无意义的奔忙和消磨中流逝……

思想是决定命运的惟一因素，行为的平庸源于思想的苍白，而思想的贫乏则源于所见之狭隘。人生匆匆几十年，我们从呱呱坠地开始就需要不断地从书本中、生活中汲取智慧和力量，以作为我们生命的养分。而中外历史上无数的伟人也都是从前人那里吸取了无穷无尽的智慧，从而最终成就了他们辉煌的一生。缺少伟大精神滋养的灵魂是贫弱的、平庸的，而心灵导师的选择无疑具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。

“与大师感悟人生”系列精选中外大师散文百余篇，这些凝聚了大师们的生活情趣、情感和智慧的经典文章，字字句句都是顶级思想的结晶，使人如望高山，如瞻大河。而品读大师的文章，则正是



抓住了大师们的思想情感在每一时、每一刻的挥洒中所流露出来的、珍贵的闪光点和细微末节。与大师一道感悟人生，就好像与他们一起交谈、一起旅行那样，让我们时刻如沐春风，浸染在伟大思想的灿烂国度里。

惟有真理才能直指人心，惟有经典才能超越时空。用伟大的眼睛去观察，用伟大的心灵去感受，用伟大的头脑去思考。我们，原来也可以这样生活……

红颜物语

女人是上帝最最杰出、最最艺术的造物。她是云、是海、是花、是水、是秋月，在文人墨客们的笔下似乎怎么比喻都不过分。明白了女人，你便明白了世上一切的温柔、细腻、善良和美好。所以，男人，请爱女人；女人，请爱自己。

女 人 / 朱自清	3
关于女子 / 徐志摩	10
她 走 了 / 梁遇春	28
娜拉走后怎样 / 鲁 迅	31
小小一个问题 / 瞿秋白	38
女子装饰的心理 / 萧 红	42

生命之刃

生命不可选择，但对待生命的态度却是可以选择的。贪图安逸者选择在席梦思上生活，而勇敢者则选择在刀锋上生活；前者舒适，后者精彩，皆自得其乐。生命，本是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所以不妨大踏步地向前走去，更不妨心安理得地高枕而眠。

悲剧的出生 / 郁达夫	49
童年的悲哀 / 鲁 彦	56
生命的光荣 / 庐 隐	82
“迎上前去” / 徐志摩	87
自 剖 / 徐志摩	94
人 死 观 / 梁遇春	102

绝对深度

人生在世，有诸般乐趣。美食华服是物质之乐，妻贤子孝是天伦之乐，而一个能从思想中也得到快乐的人，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智者。因为这种乐趣不需要任何外界条件的辅助，随时随地都可以从万事万物中得到素材，尽享思维之甘美。

- “作揖主义” / 刘半农 111
- 吹牛的妙用 / 庐 隐 117
- 论老实话 / 朱自清 121
- 关于儒·道·土匪 / 闻一多 127
- 可怕的冷静 / 闻一多 133

静水清音

古诗云：万物静观皆自得。真正有着大智慧的人，往往都有一种豁达飘逸的态度，对于尘劳烦恼是不放在心上的。他们只是悠悠然、坦荡荡地来去自如，进退由我，活出一种真潇洒的境界。从容淡定、宠辱不惊，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啊。

- “春朝”一刻值千金 / 梁遇春 139
- 灯 / 缪从群 145
- 书 / 朱 湘 148
- 观 火 / 梁遇春 152
- 书塾与学堂 / 郁达夫 157
- 还乡后记 / 郁达夫 163
- 病后杂谈 / 鲁 迅 175

女人是上帝最最杰出、最最艺术的造物。她是云、是海、是花、是水、是秋月，在文人墨客们的笔下似乎怎么比喻都不过分。明白了女人，你便明白了世上一切的温柔、细腻、善良和美好。所以，男人，请爱女人；女人，请爱自己。

女 人

· 朱自清 ·

朱自清 (1898—1948)，字佩弦，江苏人。诗人、散文作家、著名学者。

白水是个老实人，又是个有趣的人。他能在谈天的时候，滔滔不绝地发出长篇大论。这回听勉子说，日本某杂志上有《女？》一文，是几个文人以“女”为题的桌话的记录。他说：“这倒有趣，我们何不也来一下？”我们说：“你先来！”他搔了搔头发道：“好！就是我先来，你们可别临阵脱逃才好。”我们知道他照例是开口不能自休的。果然，一番话费了这多时候，以致别人只有补充的工夫，没有自叙的余裕。那时我被指定为临时书记，曾将桌上所说，拉杂写下。现在整理出来，便是以下一文。因为十之八是白水的意见，便用了第一人称，作为他自述的模样；我想，白水大概不至于不承认吧？

老实说，我是个欢喜女人的人，从国民学校时代直到现在，我总一贯地欢喜着女人。虽然不曾受着什么“女难”，而女人的力量，我确是常常领略到的。女人就是磁石，我就是一块软铁；为了一个虚构的或实际的女人，呆呆的想了一两点钟，乃至想了一两个

星期，真有不知肉味光景——这种事是屡屡有的。在路上走，远远的有女人来了，我的眼睛便像蜜蜂们嗅着花香一般，直攫过去。但是我很知足，普通的女人，大概看一两眼也就够了，至多再掉一回头。像我的一位同学那样，遇见了异性，就立正——向左或向右转，仔细用他那两只近视眼，从眼镜下面紧紧追出去半日半日，然后看不见，然后开步走——我是用不着的。我们地方有句土话说：“乖子望一眼，呆子望到晚，”我大约总在“乖子”一边了。我到无论什么地方，第一总是用我的眼睛去寻找女人。在火车里，我必走遍几辆车去发见女人；在轮船里，我必走遍全船去发见女人。我若找不到女人时，我便逛游戏场去，赶庙会去，——我大胆地加一句——参观女学校去，这些都是女人多的地方。于是我的眼睛更忙了！我拖着两只脚跟着她们走，往往直到疲倦为止。

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呢？我所发见的女人是什么呢？这是艺术的女人。从前人将女人比做花、比做鸟、比做羔羊；他们只是说，女人是自然手里创造出来的艺术，使人们欢喜赞叹——正如艺术的儿童是自然的创作，使人们欢喜赞叹一样。不独男人欢喜赞叹，女人也欢喜赞叹；而“妒”便是欢喜赞叹的另一面，正如“爱”是欢喜赞叹的一面一样。受欢喜赞叹的，又不独是女人，男人也有。“此柳风流可爱，似张绪当年”便是好例；而“美丰仪”一语，尤为“史不绝书”。但男人的艺术气分，似乎总要少些。贾宝玉说得好：男人的骨头是泥做的，女人的骨头是水做的。这是天命呢？还是人事呢？我现在还不得而知，只觉得事实是如此罢

了。——你看，目下学绘画的“人体习作”的时候，谁不用了女人做他的模特儿呢？这不是因为女人的曲线更为可爱么？我们说，自有历史以来，女人是比男人更其艺术的，这句话总该不会错吧？所以我说，艺术的女人。所谓艺术的女人，有三种意思：是女人中最为艺术的，是女人的艺术的一面，是我们以艺术的眼去看女人。我说女人比男人更其艺术的，是一般的说法；说女人中最为艺术的，是个别的说法。——而“艺术”一词，我用它的狭义，专指眼睛的艺术而言，与绘画、雕刻、跳舞同其范类。艺术的女人便是有着美好的颜色和轮廓和动作的女人，便是她的容貌、身材、姿态，使我们看了感到“自己圆满”的女人。这里有一块天然的界碑，我所说的只是处女。少妇、中年妇人、那些老太太们，为她们的年岁所侵蚀，已上了凋零与枯萎的路途，在这一件上，已是落伍者了。女人的圆满相，只是她的“人的诸相”之一；她可以有才能、大智慧、大仁慈、大勇毅、大贞洁等等，但都无碍于这一相。诸相可以帮助这一相，使其更臻于充实；这一相也可帮助诸相，分其圆满于它们，有时更能遮盖它们的缺处。我们之看女人，若被她的圆满相所吸引，便会不顾自己，不顾她的一切，而只陶醉于其中；这个陶醉是刹那的，无关心的，而且在沉默之中的。我们之看女人，是欢喜而决不是恋爱。恋爱是全般的，欢喜是部分的。恋爱是整个“自我”与整个“自我”的融合，故坚深而久长；欢喜是“自我”间断片的融合，故轻浅而飘忽。这两者都是生命的趣味，生命的姿态。但恋爱是对人的，欢喜却兼人与物而言。——此外本还有“仁爱”，便是“民胞物与”之怀；



再进一步，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便是“神爱”，“大爱”了。这种无分物我的爱，非我所要论，但在此又须立一界碑：凡伟大庄严之像，无论属人属物，足以吸引人心者，必为这种爱；而优美艳丽的光景则始在“欢喜”的阈中。至于恋爱，以人格的吸引为骨子，有极强的占有性，又与二者不同。Y君以人与物平分恋爱与欢喜，以为“喜”仅属物，“爱”乃属人；若对人言“喜”，便是蔑视他的人格了。现在有许多人也以为将女人比花、比鸟、比羔羊，便是侮辱女人；赞颂女人的体态，也是侮辱女人。所以者何？便是蔑视她们的人格了！但我觉得我们若不能将“体态的美”排斥于人格之外，我们便要慢慢的说这句话！而美若是一种价值，人格若是建筑于价值的基石上，我们又何能排斥那“体态的美”呢？所以我以为只须将女人的艺术的一面作为艺术而鉴赏它，与鉴赏其他优美的自然一样。艺术与自然是“非人格”的，当然便说不上“蔑视”与否。在这样的立场上，将人比物，欢喜赞叹，自与因袭的玩弄的态度相差十万八千里，当可告无罪于天下。——只有将女人看作“玩物”，才真是蔑视呢，即使是在所谓的“恋爱”之中。艺术的女人，是的，艺术的女人！我们要用惊异的眼去看她，那是一种奇迹！

我之看女人，十六年于兹了。我发见了一件事，就是将女人作为艺术而鉴赏时，切不可使她知道，无论是生疏的，是较熟悉的。因为这要引起她性的自卫的羞耻心或他种嫌恶心，她的艺术味便要变稀薄了；而我们因她的羞耻或嫌恶而关心，也就不能静观自得了。所以我们只好秘密地鉴赏，艺术原来是秘密的呀，自

然的创作原来是秘密的呀。但是我所欢喜的艺术的女人，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您得问了。让我告诉您：我见过西洋女人，日本女人，江南江北两个女人，城内的女人，名闻浙东西的女人；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，我只见过不到半打的艺术的女人！而且其中只有一个西洋人，没有一个日本人！那西洋的处女是在Y城里一条僻巷的拐角上遇着的，惊鸿一瞥似地便过去了。其余有两个是在两次火车里遇着的，一个看了半天，一个看了两天。还有一个是在乡村里遇着的，足足看了三个月。——我以为艺术的女人第一是有她的温柔的空气，使人如听着箫管的悠扬，如嗅着玫瑰花的芬芳，如躺着在天鹅绒的厚毯上。她是如水的密，如烟的轻，笼罩着我们，我们怎能不欢喜赞叹呢？这是由她的动作而来的，她的一举步、一伸腰、一掠鬓、一转眼、一低头，乃至衣袂的微扬，裙幅的轻舞，都如蜜的流，风的微漾，我们怎能不欢喜赞叹呢？最可爱的是那软软的腰儿，从前人说临风的垂柳，《红楼梦》里说晴雯的“水蛇腰儿”，都是说腰肢的细软的；但我所欢喜的腰呀，简直和苏州的牛皮糖一样，使我满舌头的甜，满牙齿的软呀。腰是这般软了，手足自也有飘逸不凡之概。你瞧她的足胫多么丰满呢！从膝关节以下，渐渐的隆起，像新蒸的面包一样，后来又渐渐渐渐地缓下去了。这足胫上正罩着丝袜，淡青的？或者白的？拉得紧紧的，一些儿绉纹没有，更将那丰满的曲线显得丰满了。而那闪闪的鲜嫩的光，简直可以照出人的影子。你再往上瞧，她的两肩又多么亨匀呢！像双生的小羊似的，又像两座玉峰似的，正是秋山那般瘦，秋水那般平呀。肩以上，便到了一般人讴歌颂赞





所集的“面目”了。我最不能忘记的，是她那双鸽子般的眼睛，伶俐到像要立刻和人说话。在惺忪微倦的时候，尤其可喜，因为正像一对睡了的小鸽子，和那润泽而微红的双颊，苹果般照耀着的，恰如曙色之与夕阳，巧妙的相映衬着。再加上那覆额的，稠密而蓬松的发，像天空的乱云一般，点缀得更有情趣了。而她那甜蜜的微笑也是可爱的东西，微笑是半开的花朵，里面流溢着诗与画与无声的音乐。是的，我说的已多了，我不必将我所见的，一个人一个人分别说给你，我只将她们融合成一个Sketch给你看——这就是我的惊异的型，就是我所谓艺术的女子的型。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！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！

在女人的聚会里，有时也有一种温柔的空气；但只是笼统的空气，没有详细的节目。所以这是要由远观而鉴赏的，与个别的看法不同；若近观时，那笼统的空气也许会消失了的。说起这艺术的“女人的聚会”，我却想着数年前的事了，云烟一般，好惹人怅惘的。在P城一个礼拜日的早晨，我到一所宏大的教堂里去做礼拜，听说那边女人多，我是礼拜女人去的。那教堂是男女分坐的。我去的时候，女坐还空着，似乎颇遥遥的，我的遐想便去充满了每个空坐里。忽然眼睛有些花了，在薄薄的香泽当中，一群白上衣、黑背心、黑裙子的女人，默默的、远远的走进来了。我现在不曾看见上帝，却看见了带着翼子的这些安琪儿了！另一回在傍晚的湖上，暮霭四合的时候，一只插着小红花的游艇里，坐着八九个雪白雪白的白衣的姑娘，湖风舞弄着她们的衣裳，便成一片浑然的白。我想她们是湖之女神，以游戏三昧，暂现色相于

人间的呢！第三回在湖中的一座桥上，淡月微云之下，倚着十来个人，也是姑娘，朦朦胧胧的与月一齐白着。在抖荡的歌喉里，我又遇着月姊儿的化身了！——这些是我所发见的又一型。

是的，艺术的女人，那是一种奇迹！

——※ 赏 析 ※——

自从世界上有了语言，林林种种的关于女人的描绘就层出不穷，将其比喻成云月风雨的有之，比喻成花鸟玉帛的有之，更有人明白万物皆不能言其妙，故有了比较含糊笼统神秘抽象一点的称谓，曰：尤物。

这一篇对女人，进而对爱情所发表的长篇大论，虽不失精辟和率真的妙处，但我以为那最高段的却是冠以女人的“艺术”二字。艺术是包罗万象的，而且肯定是美的，这一种的比喻虽嫌笼统，却再无一失了。再者说，艺术品不能等同于玩物，但是既可以称为艺术品，那么，用线条、色彩等种种标准来对它品头论足一番，便也是理所当然了，若万一再有女权主义者出来抗议，便可理直气壮道：在欣赏艺术品！可见，这又是男子的聪明之处了。

关于女子

· 徐志摩 ·

徐志摩 (1896—1931 年)，浙江海宁人。现代诗人、散文家。被人们誉为“一手奠定中国诗坛的人”，代表作有《再别康桥》、《沙扬娜拉》等。

苏州！谁能想象第二个地名有同样清脆的声音，能唤起同样美丽的联想，除是南欧的威尼斯或翡冷翠，那是远在异邦，要不然我们就得追想到六朝时代的金陵广陵或许可以仿佛？当然不是杭州，虽则苏杭是常常联着说到的；杭州即使有几分美秀，不幸都教山水给占了去，更不幸就那一点儿也成了问题：你们不听说雷峰塔已经教什么国术大力士给打个粉碎，西湖的一汪水也教大什么会的电灯给照干了吗？不，不是杭州；说到杭州我们不由的觉得舌尖上有些儿发锈。所以只剩了一个苏州准许我们放胆的说出口，放心的拿上手。比是乐器中的笙箫，有的是袅袅的余韵。比是青青的柏子，有的是沁人心脾的留香。在这里，不比别的地处，人与地是相对无愧的；是交相辉映的；寒山寺的钟声与吴依的软语一般的令人神往；虎丘的衰草与玄妙观的香烟同样的勾人留恋。

但是苏州——说也惭愧，我这还是第二次到，初次来时只匆